

扬州城里寻《背影》

杨万宁

图
书
梦

魏东侠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小的时候,如果提出买一本书,尤其在父母看来毫无用处的“闲”书,他们不会打骂你,但也绝不会给你一分钱。只有外公偶尔哆哩哆嗦从棉袄深处掏出一两毛,一年也没有两三个这样的偶尔。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敞开了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辽宁青年》……这是我能背过的卖书老头摊子上的常货。整个小学我好像只得到一本课外书——爸爸去外地出差,随别的孩子的爸爸一起买的《同义词与反义词》。这简直让我爱不释手,天天看,天天背,小学毕业时,这本书都烂成拿糕了。

真的是缺什么补什么,就像在家庭里得不到温暖的人,到了外头一点点热情都可以被点燃。当同桌变戏法似的带到教室那么多琼瑶、金庸、梁羽生、席慕容、汪国真等名家大作,顿让我生出“让江山都荒芜了吧”的昏君感。从此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和课堂这个“朝政”势不两立,恨不得分道扬镳。待到中考咱不说成绩如何,反正没敢上“战场”,甚至复习了一年,还是不敢应试。记得临近毕业那次考试后,我心情极为恶劣,就躲在家里闭门思别人的过,唉,交友不慎啊。

后来读的农中,因为不用入学考试,关键没我最讨厌的外国语。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我英语成绩还是凑合的,谁知某天晚上看一本武侠小说,手电筒的光把母亲招来了,她好奇地问,在被窝里偷着看嘛书呢?反正母亲不识字,我就信口开河,英语。母亲夺过书去看封面,看了半天,一脸不信任地说,英语?英语怎么还有一个女的拿着把剑呀?她的疑心令我无比反感,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儿,竟然相信一把和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剑。

过去一直以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老年人的无病呻吟,如今懂了。我高中读了三年《植保》《土肥》什么的,中专又读了两年《电子线路》《电机学》等,全是不感兴趣的。最好的光阴里,没见过一个图书馆,图书室也没有,就压根没有图书,要是再把课本取消,谁还能肉眼看出这是个学校!尤其职教生涯,主要干什么呢?提起来怪脸红的,说相声、唱歌、练书法、打毛活……最后差点儿毕不了业。我是这样无书可读,而该读的课本又读不下去。

走上工作岗位,考完中级会计师,我几乎得了厌书症。某天路过新华书店,进去翻了翻,这才发现,我的兴趣完全没在专业上,也没在先前的农业和电力上,而在文学中。于是从不多的工资里挤,买一本,买一本,渐渐地,小有规模,就盼着有张书桌。后来书多了,就盼着有个大书架。再后来书更多了,就想着有间书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不求书山,不求学海,只求在某一间书房里,挨着一扇吹着清风的窗子,看阳光热烈、嗅花儿芬芳、读喜欢的文字。

可是当我拥有了十几平(方米)的书房,拥有了大量在网上买来的书,我已经40多岁,腰背没那么挺拔了,眼睛没那么清澈了,现实已经不允许我看过多的书。

有几个文友在大学的时候博览群书。他们的脑子里像是装进去一个自来水管,什么时候都能“拧”下字来,想“拧”多少“拧”多少。我好羡慕他们。我一羡慕就去书房冷静,努力。紧赶慢赶,多少取得一些成绩。妈妈告诉我,不怕慢就怕站。从前站了太久,今后再慢也要在路上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行。

不管怎样,日子好了,书多了,终究是个安慰,是对多年前无书可读的遗憾的一个弥补。我抚摸着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书籍,颇感富有,万分幸福。

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左边是朱先生的半身塑像,背面是一幅“荷塘月色”图。板壁上挂有朱自清父母的照片,对面悬挂一张朱自清家世表。正屋两侧是朱自清父母及儿女的住房,房里有简陋的梳妆台、普通的茶几等家具。朱家人轻淡物质而追求精神财富的思想可见一斑。

居室第二进,是序厅和展厅。序厅正中,一边是《背影》里面朱自清父亲在浦口火车站跨铁道、越栏杆为儿子买水果的巨幅油画。一边是伫立着由汉白玉石雕成的朱自清塑像,以鲜艳的荷花为背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那眼神、站姿、神态,尽显朱先生温厚朴实、中正平和的个性。左边是朱自清的生平简介,右边是毛泽东对朱自清一生的高度评价。朱自清于贫病交加之时,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从前厅到后面的序厅、展厅,多处展台置放着朱自清的著作,透过墨香熏陶着一代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浓郁的书香飘越这小小的院落,飘向远方,遍布于祖国大地。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后迁江苏海州(今东海)。1898年,朱自清童年随家迁至扬州,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扬州,后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朱自清在扬州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扬州于他非常重要,人生的黄金时代在扬州度过,他对扬州的眷恋之情比山高海深。他在扬州结婚成家,长子朱迈先也出生于此。他的父母终老,发妻武氏病逝皆埋骨于扬州。就因为扬州对他的滋养,他对扬州的情感,朱自清写下了《我是扬州人》《扬州的夏日》《说扬州》《看花》等优美的散文。

朱自清故居屋子小,乾坤大,就因为朱自清的祖父和父亲清廉为官、

廉洁自律,没有太多的资财建造豪宅,更因为他们以良好的家教教育子弟,才诞生了朱自清这样有民族骨气的文学大师以及他们家族中众多才俊。物质上,朱家不太富有,就凭这间小屋和《背影》里写到的——为了祖母的丧事,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要变卖家当才还清债务。然而,朱家精神方面的财富却是丰厚无比,“崇德尚善,以诚待人”,赓续家风,默默奉献,这就是无上之财富。

在一面有机玻璃材质的墙上,书写有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的片段,并画有朱自清父亲背影的图画。我和爱人在这面墙前拍照留影,记录下这瞬间。1917年冬,朱自清的祖母去世,他随父回扬州奔丧,丧事完毕,与父亲同车至浦口车站分手。《背影》写的就是那次分别时的情景,那胖胖的身子穿过铁道,艰难地爬上月台的背影,时常浮现在读者眼前,不由得生出对父亲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恩之情。散文家林非说:“《背影》用朴素和流畅的文字写出了一种异常真挚与至诚的情感,这又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点,肯定就会长久地打动读者的心弦。”朱自清散文的口语化写作,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

20世纪文化史上,朱自清先生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美语言,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意识的散文经典,提供了现代白话散文的范例,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气节、风骨和精神长久以来被人们所尊崇,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时光流逝,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在岁月的尘埃中渐去渐远,然而那刻画背影的墨香和感人至深的父子之爱将永存,留给后人的将是永远的背影……

阜城县崔家庙镇大息庄村古槐



阜城县崔家庙镇大息庄村古槐树龄650年,树高5.7米,冠幅10米,胸(地)围4.1米。树干短小,树冠硕大。
本报记者 贾冽 王鑫浩 文/图

